



紫藤萝瀑布

宗 璞 / 著

紫藤萝瀑布

宗璞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紫藤萝瀑布 / 宗璞著. — 杭州: 浙江教育出版社,
2018.11
ISBN 978-7-5536-7832-0

I. ①紫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5881号

责任编辑	董安涛	产品经理	白 丁
美术编辑	曾国兴	责任校对	李 剑
责任印务	曹雨辰	特约编辑	石佳慧

紫藤萝瀑布

宗璞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
(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: 310013)

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/16

成品尺寸 166mm × 235mm

印 张 16.5

字 数 330 000

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36-7832-0

定 价 39.80元

联系电话: 0571-85170300-80928

网址: www.zjeph.com

目 录

第一辑 我爱燕园

从城里奔走一天回来，一进校门，绿色满眼，猛然一惊，便把烦恼都抛在校门外了。绿色好像是底子，可以融化一切的底子，那文眼则是红荷。夏日荷塘是我招待友人的保留节目。鸣鹤园原有大片荷花，红白相间，清香远播。

我爱燕园 / 002

湖光塔影 / 006

紫藤萝瀑布 / 011

丁香结 / 013

花的话 / 015

好一朵木槿花 / 018

二十四番花信 / 021



送春 / 024

报秋 / 027

秋韵 / 030

松侣 / 033

萤火 / 037

热土 / 041

暮暮朝朝 / 044

促织，促织！ / 048

猫冢 / 051

第二辑 那祥云缭绕的地方

从外面看图书馆有东西两翼。东面的爬山虎爬得很高。西面的窗外有一排紫荆树。那紫色很好看，可是我不喜欢紫荆，对于看不出花瓣的花朵我们很不以为然。有人说紫荆是清华的校花，如果真是这样，当然要刮目相看。

燕园石寻 / 058

燕园树寻 / 061

燕园碑寻 / 065

燕园墓寻 / 070

燕园桥寻 / 074

废墟的召唤 / 077

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/ 081

那祥云缭绕的地方 ——记清华大学图书馆 / 085

小东城角的井 / 090

京西小巷槐树街 / 093

第三辑 三千里地九霄云

这一朵如山峰，层峦叠嶂，厚薄相接处似有溪流落下。那一朵如树丛，老干傍着新枝。这一朵如花苞，花瓣似张未张。那一朵如小船，正待扬帆起航。只一会儿工夫，这些图景穿插变幻，汇成一片，近处如积雪，远处如轻纱，伸展着，为远天拦上一层帷幔。

爬山 / 098

墨城红月 / 103

西湖漫笔 / 106

孟庄小记 / 110

三峡散记 / 118

养马岛日出 / 124



奔落的雪原 / 126

鸣沙山记 / 131

“热海”游记 / 134

三访鳌滩 / 137

三千里地九霄云 / 140

岭头山人家 / 145

在黄水仙的故乡 / 148

第四辑 铁箫声幽

哥哥制作铁箫便是受竹箫的启发，用一根现成的废铁管，根据一点点中学物理知识，钻几个洞，居然可以吹出曲调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我们就是这样因陋就简，在清苦的日子里，使得生活充实而丰富。

乐书 / 152

恨书 / 156

卖书 / 159

三幅画 / 162

绿衣人 / 165

酒和方便面 / 167



风庐茶事 / 171

从“粥疗”说起 / 174

星期三的晚餐 / 177

药杯里的莫扎特 / 182

从近视眼到远视眼 / 185

铁箫声幽 / 189

第五辑 仙踪何处

门外向南的一条直路，两边都是年轻的银杏树，叶子也已落尽，扫掉了。这条路通向学生宿舍。年轻的人在年轻的树下来来去去。转过身来，猛然间看见墙边凋残的月季枝头，居然有两朵红花，仰着头，开得鲜艳。

三松堂断忆 / 196

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/ 202

蜡炬成灰泪始干 / 208

花朝节的纪念 / 213

怎得长相依聚 / 2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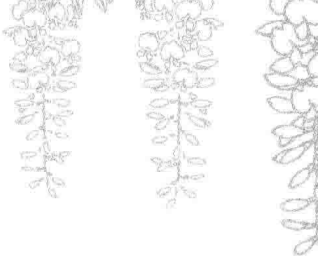
水仙辞 / 226

哭小弟 / 230



悼张跃 / 236
在曹禹墓前 / 239
人老燕园 / 243
霞落燕园 / 248
仙踪何处 / 254





第一辑

我爱燕园



从城里奔走一天回来，一进校门，绿色满眼，猛然一惊，便把烦恼都抛在校门外了。绿色好像是底子，可以融化一切的底子，那文眼则是红荷。夏日荷塘是我招待友人的保留节目。鸣鹤园原有大片荷花，红白相间，清香远播。

我爱燕园

我爱燕园。

考究起来，我不是北大或燕京的学生，也从未在北大任教或兼个什么差事。我只是一名居民，在这里有了三十五年居住资历的居民。时光流逝，如水如烟，很少成绩；却留得一点刻骨铭心之情：我爱燕园。

我爱燕园的颜色。五十年代，春天从粉红的桃花开始。看见那单薄的小花瓣在乍暖还寒的冷风中轻轻颤动，便总为强加于它轻薄之名而不平，它其实是仅次于梅的先行者。还没有来得及为它翻案，不要说花，连树都难逃斧钺之灾，砍掉了。于是便总由金黄的连翘迎来春天。因为它可以入药，在校医院周围保住了一片。紧接着是榆叶梅热闹地上场，花团锦簇，令人振奋。白丁香、紫丁香，幽远的甜香和着朦胧的月色，似乎把春天送到每人心底。

绿草间随意涂抹的二月兰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。那是野生的花，浅紫掺着乳白，仿佛有一层亮光从花中漾出，随着轻拂的微风起伏跳动，充满了新鲜、充满了活力、充满了生机，简直让人不忍走开。紫色经过

各种变迁，最后便是藤萝。藤萝的紫色较凝重，也有淡淡的光，在绿叶间缓缓流泻，这时便不免惊悟，春天已老。

夏日的主色是绿，深深浅浅浓浓淡淡的绿。从城里奔走一天回来，一进校门，绿色满眼，猛然一惊，便把烦恼都抛在校门外了。绿色好像是底子，可以融化一切的底子，那文眼则是红荷。夏日荷塘是我招待友人的保留节目。鸣鹤园原有大片荷花，红白相间，清香远播。动乱多年后，寻不到了。现在勺园附近、朗润园桥边都有红荷，最好的是镜春园内的一池，隐藏在小山之后，幽径曲折，豁然得见。红荷的红不同于桃、杏，鲜艳中显出端庄，就像白玉兰于素静中显出华贵一样。我曾不解为什么佛的宝座呈莲花状，再一思忖，无论从外貌或品德比较，没有比莲花更适合的了。

秋天的色彩令人感到充实和丰富。木槿的花有紫有白，紫薇的花有紫有红，美人蕉有各种颜色，玉簪花则是玉洁冰清，一片纯白。而最得秋意的是树叶的变化。临湖轩下池塘北侧一排高大的银杏树，秋来成为一面金色高墙，满地落叶也是金灿灿的，踩上去不由生出无限遐想。池塘西侧一片灌木不知名字，一个叶柄上对称地生着修长的叶子，着雨后红得格外鲜亮。前年我为它写了一篇小文《秋韵》，去年再去观赏时，却见树丛东倒西歪，让人踩出一条路。若再长成红霞一片，还不知要多少年！我在倒下的枝叶旁徘徊良久，恨不能起死回生！

一望皆白的雪景当然好看，但这几年很少下雪。冬天的颜色常常是灰蒙蒙的，很模糊。晴时站在未名湖边四顾，天空高处很蓝，愈往边上愈淡，亮亮地发白，枯树枝丫，房屋轮廓显出各种姿态，像是一幅没有着色只有线条的钢笔画。

我爱燕园的线条。湖光塔影，常在从燕园离去的人的梦中。映在天



空的塔身自不必说，投在水中的塔影，轮廓弯曲了，摇曳着，而线条还是那么美！湖心岛旁的白石舫，两头微微翘起，有一点弧度，显得既圆润又利落。据说几座仿古建筑的檐角，因为缺少了弧度，而成凡品。湖西侧小山上的钟亭，亭有亭的线条，钟有钟的线条，钟身上铸了十八条龙和八卦。那几条长短不同的横线做出的排列组合，几千年来研究不透。

我爱燕园的气氛，那是人的活动造成的。每年秋天，新学年开始，园中添了许多稚气的脸庞。“老师，六院在哪里？”“老师，一教怎样走？”他们问得专心，像是在问人生的道路。每年夏天，学年结束，道听途说则是：“你分在哪里？”“你哪天走？”布告牌上出现了转让车票、出让旧物的字条。毕业生要到社会上去了。不知他们四年里对原来糊涂的事明白了多少，也不知今后会有怎样的遭遇。我只觉得这一切和四季一样分明，这是人生的节奏。

有时晚上在外面走——应该说，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——看见图书馆灯火通明，像一条夜航的大船，总是很兴奋。那凝聚着教师与学生心血和智慧之光，照亮着黑暗。这时我便知道，糊涂会变成明白。

三角地没有灯，却是小小的信息中心，前两年曾特别热闹，几乎天天有学术报告，各种讲座，各种意见，显示出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头脑在思索。一片绚烂胜过自然间的万紫千红。这才是燕园本色！去年上半年骤然冷落，只剩些舞会通知、电影广告和遗失启事。虽然有些遗失启事很幽默，却总感到茫然凄然。近来又恢复些生气。我很少参加活动，看看布告，也是好的。

我爱燕园中属于我自己的记忆。我扫过自家门前雪，和满地扔瓜子壳儿的男士女士们争吵过。我为奉老抚幼，在衰草凄迷的园中奔走过。



我记得室内冷如冰窖的寒冬，也记得新一代水暖工送来温暖的微笑。我那操劳一生的母亲怀着无限不安和惦念在校医院病逝，没有足够的人抬她下楼。当天，她所钟爱的狮子猫被人用鸟枪打死，留下一只尚未满月的小猫。这小猫如今已是十一岁，步入老年行列了。这些记忆，无论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，都同样珍贵。因为那属于我自己。

我爱燕园。

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



湖光塔影

从燕园离去的人，难免沾染些泉石烟霞的癖好。清晨在翠竹下读书，黄昏在杨柳岸边散步，习惯了，自然觉得燕园的朝朝暮暮，和那一木一石融在一起，难以分开。燕园的诸般景色中，最不能忘记的，大概是那湖光塔影的画面了。但若真把这幅画面落到纸上，究竟该怎样着笔，我却想不出。

小时候，常在湖边行走。只觉得这湖水真绿，绿得和岸边丛生的草木差不多，简直分不出草和水、水和草来。又觉得这湖真大。在湖岸边看着鱼儿向岛游去，水面上形成一行行整齐的波纹，“鱼儿排队！”我想。夜晚，在梦中，我便也加入鱼儿的队伍，去探索小岛的秘密。

一晃过了几十年。我在经历了人世酸辛之余，也已踏遍燕园的每一个角落，领略了花晨月夕，四时风光。未名湖，湖光依旧。那塔，应该是未名塔了，最让人难忘的，是它投在湖水上的影子。晴天时，岸上的塔直指青天，水中的塔深延湖底。湖水一片碧绿，塔影在湖光中，檐角的小兽清晰可辨。阴雨时，黯云压着岸上的塔，水中的塔也似乎伸展不开。雨珠儿在湖面上跳落，泛起一层水汽。塔影摇曳了，散开了，一会



儿又聚在一起，给人一种迷惘的感觉。雾起时，湖、塔都笼罩着一层层轻纱。雪落时，远近都覆盖着从未剪裁过的白绒毡。

月夜在湖上别有一番情调。湖西岸有一座筑有钟亭的小山，山侧有树木、草地和一条小路。月光在这儿，多少有些局促。循小路转过山脚，眼前忽然一亮，只见月色照得一片通明，水面似乎比白天宽阔了许多，水波粼粼，月光不知流向何方。那北岸树丛中的灯火，很快显示了湖岸的线条，透露了未名湖的秀雅风致。行近岸边，长长的柳丝摇曳着月色湖光。水的银光里是挺拔的塔影，天的银光下是挺拔的塔身。这地面上留住的月光和湖面上的不同，湖面上的闪烁跳跃，如同乐曲中轻盈的拨弦；地面上的迷茫空灵，却似水墨画中不十分均匀的笔触。

循路东行到一座小石桥边，向右折去，是一潭与未名湖相通的水。水面不大，三面山坡，显得池水很深。山坡上树木茂密，水边石草杂置。月光从密树中照进幽塘，水中反射出冷冷的光，真觉得此时应有一只白鹤从水上掠过，好为那“寒塘渡鹤影，冷月葬诗魂”的诗句做出图解。

冷月有知，当能告诉我们从建园起这里发生的种种悲剧。鹤影诗魂，难逃封建统治的魔掌。更不用说这湖山中渗透的民脂民膏，埋葬着的累累白骨了。这园初建于乾隆年间，原名淑春园，是当时军机大臣、一等公、权臣和珅的私产。“芳园筑向帝城西”，那时颇有些达官贵人在这一带经营园圃。燕园北部的镜春、朗润、鸣鹤诸园，都是私人园林，现已融入燕园，成为一体。园外的蔚秀、承泽两园还自成格局。园内西南部的勺园，五十年代初还有这地名，我还到过其中的亭榭，只不知是否米家旧物了。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，北京大学迁至燕园后不久，在那一带拆除了旧屋，造起了校医院。校医院西北原有一大片稻田，据说也



是勺园旧址。初夏满眼新绿，仲秋一片金黄，很有天然野趣。现在这里修建留学生楼，以接纳外国学子。

然而切莫忘记，封建制度以后我们还经历了半殖民地时代。从那幽塘边上行，到了千百竿翠竹掩映的临湖轩，那便是当初燕京大学的神经中枢了。到此时已不必仰仗月儿，亲身经历过的大有人在。燕大于一九二六年从城内迁此。同年，在抗议北洋军阀卖国行径的游行中，便有燕大学生惨遭杀害。三十年代中，多少满怀革命理想的青年，离开了湖光塔影奔向延安；四十年代中动荡、忧虑、苦痛和欢喜的岁月，虽然没有给这里的景物留下痕迹，却写下了中国人民的丰功伟绩。从圆明园废墟搬来的各种精美雕刻，西门内的华表，办公楼前的麒麟，永志着侵略的大火。我们的祖国毕竟结束了贫弱、愚昧的日子，向富强的道路做出了准备动作——这一切，得来是多么不容易呵！经过各种凄风苦雨的湖光塔影，今天应该为祖国的富强作出新的见证了。

又是清晨的散步。想是因为太早，湖畔阒寂无人，只有知了已开始一天的喧闹。我在小山与湖水之间徐行，忽然想起，这山上有埃德加·斯诺先生的遗骨，我此时并不是一个人在这里。斯诺墓已经成为未名湖畔的一个名胜古迹了。简朴的墓碑上刻着“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”的字样。这墓地据说原是花神庙的遗址。湖边上，正在墓的迎面，有一座红色的、砖石筑成的旧庙门，那想来是原来的庙门了。我想，中国的花神会好好照看我们的朋友。而“朋友”这个名词所表现的深厚情谊正是我们和全世界人民关系的内涵。

站在红门下向湖中的岛眺望，那白石船仍静静地停泊在原处，树木只管各自绿着。但这几年，在那浓绿中，有一个半球状的铁网样的东西赫然摆在那里，仰面向着天空。那是一架射电天文望远镜，用来接收其